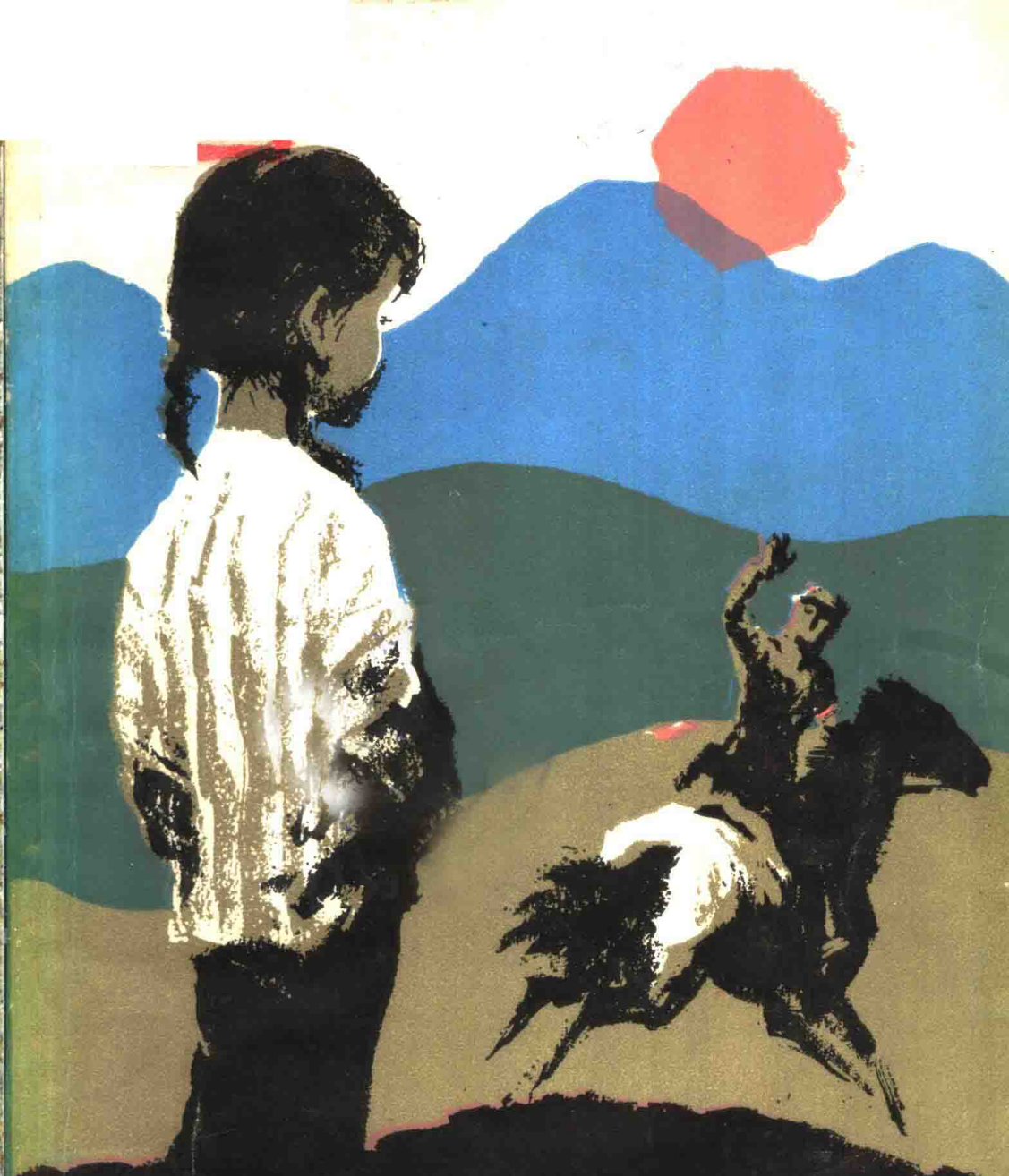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有一个好爸爸

露菲



我有一个好爸爸

111

我有一个好爸爸

露 菲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集子里选收了作者六篇儿童小说。前四篇是从不同的角度写革命战争题材的,《阴雨天的阳光》反映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个侧面,《闪光的团徽》则是写了当前有关对少年儿童如何正确教育的重要问题。作品的文字优美,情节生动,人物形象鲜明,思想都较深刻,适合广大少年儿童、家长和中小学教师阅读。

封面设计、插图:吕敬人

我有一个好爸爸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84,000 开本 787×108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60,001—24,000

书号 10019·3484

定价 0.49 元

心的歌

——《我有一个好爸爸》(小说集)序

严文井

不管世界多么复杂,各种各样的人有多少想法,总有那么一些人,心跳动着,不是为了自己。

这样的人,过去有,现在也有。

将来更会有。他们的心跳动着,不是为了自己。

他们不怕嘲笑,不怕冷遇,甘心做傻瓜。他们不是为了自己。

总有一天,会有更多的人懂得:自己的身体不只是为了自己才输送温暖。

你送我以温暖,我报你以体谅和信任,这些东西对你也就是温暖。你和我都同样需要温暖。

大家互相赠送温暖,就会驱走严寒。

有那么样一个时代,差不多每个人都害怕被误解,不受信任,希望一颗心能看清另外一颗心。

那个时代真叫人不好过。心和心之间存在一个神秘的距离。于是有心人就来写《心》的故事,唱《心》的歌。

露菲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二十几年来她一直

为孩子们坚持业余写作,向孩子们讲心的故事,唱心的歌。

她的歌是多种多样的,例如:

十三、四年来我从不叫您一声,现在我喊叫:“爸爸!”
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心,在了解自己的爸爸的心以后才
敞开的心。

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兵。儿子一去不复
返,作为祖母,她又把两个孙子送去当兵。

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,哪个祖母不疼自己的子
孙,慈母心啊,慈母心啊,这是怎么回事?

这个仗必须打胜,必须打胜,为了更多人的孩子。更
高级的慈母心就是人民的心。

这些史诗既奇特,又真实。历史也许成为过去。是
的,他已经走了过去。

新的历史又在走来。有些什么奇特的真实,真实的
奇特要出现,我们可得认真想一想。

我们先得好好听一听前辈们为我们唱的心的歌。

这些心的歌,真正值得我们沉思。过去还没有走远,
在未来面前我们又该怎样开始?

我们会有自己的开始。

前辈们把心留给了我们,我们的心刚毅又柔和。

我们开始,决不会只为自己。

1983年1月25日

目 次

心的歌

——《我有一个好爸爸》(小说集)序……………严文井 1

我有一个好爸爸	1
心	27
我们一定会再见	45
高高的山梁	67
阴雨天的阳光	95
闪光的国徽	119

我有一个好爸爸

一

我的小伙伴们都有自己的爸爸，她们和爸爸一起干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玩。爸爸疼她们爱她们。过年过节，她们告诉我说，谁的爸爸给谁买了花衣裳，谁的爸爸给谁买了扎腿带儿。平日谁跟谁吵架恼了，她们也说：“回家告诉我爸爸去。”

看看，她们多好，有个爸爸作靠山。可我呢，没有。

听妈妈说，我下生落地那天，爸爸就走了。那年闹灾荒，爸爸为了一家活命，闯关东挣钱去了，一去八年没音信。

我整整八岁了，还没见过爸爸的面。

有天夜里做梦，我梦见爸爸回来了。爸爸穿着崭新的衣裳，手里提着好几个大包袱，里面全是给我买的花袄、花裤，还有带花纸的糖。我高兴地对小伙伴们说：“这是俺爸爸给俺买的！”

醒来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

有次我问妈妈：“爸爸是长脸还是圆脸？”

妈妈抿嘴笑笑说：“不是长脸，也不是圆脸，是方脸……”

妈妈嘴里的爸爸，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。妈妈还告诉我，爸爸挣了钱一定会回来的。

我天天在村外大路上盼哪盼哪。这条大路又宽又长，是通向县城的。我想它也一定通向我爸爸住的那个地方。

有一天，从大道上来了不少逃难的人。他们恐惧地说县城叫东洋鬼子占了，日本人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天要塌了。村里有钱人听了这个消息，都惊慌地收拾东西准备逃走。

“咱们怎么办？”妈妈对着家里的两间破草房叹着气说，“嗨！要是有个男当家的……”

正说着，门外走来一个破衣烂衫的人，头发老长，胡子挺多，两只眼睛大得出奇。他不声不响地走进门来，把身子靠在门框上。

“你是哪里的过路客？”妈妈忙问道。

那人没说话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妈妈。

妈妈看他没有离去的意思，就说：“我们家都是婆娘孩子的，你到别处借宿吧！”

“你不认识啦？”

妈妈上下打量着他，嘴张得老大，没说出话来，眼睛里又惊又喜，身子摇摇晃晃地要倒了。那人忙过去扶着她。妈妈趁势靠在他的肩上哭了，哭得象个小姑娘似的。

那人拍拍妈妈的肩膀。妈妈抬起头擦擦眼泪，高兴地说：“小妮子，快叫爸爸。”

怎么，这就是我爸爸？这和妈妈说的，我自己心里想的，梦里见的，多么不一样呀！爸爸应该是有胡子的，应该是不穿破衣裳的，应该是……反正应该不是眼前这个样子。他刚要伸手拉我，我扭身跑了。只听得背后响起了“格格”的笑声，而妈妈的笑声特别响，特别脆。

我来到街上，小伙伴们都围上来问：“你家来了个什么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我摇摇头离开她们，走到村外的湾边上，心里真想哭。我不明白，我的爸爸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湾里青蛙呱呱叫个不停。这些不懂事的小东西呀，我心里烦哩！

太阳落了。镶在天边上的一层紫蒙蒙的颜色转眼变乌了。我回家呢还是不回家？正在犹豫，远远传来了妈妈的叫声：“小——妮——子——哎——！”

叫声由远到近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多好听。要是从前，我早答应着跑过去了。今天直等妈妈到了跟前，我才站起来。

“你这孩子，叫你半天也不应一声，耳朵叫驴毛塞住啦。”妈妈埋怨着，显然她并没有生气。

“我不回家。”我说着，眼泪都涌到眼眶里了。

“傻妮子，爸爸没回来天天盼，爸爸回来了又不见，这是什么脾气？”

妈妈连哄带拉把我领回家。穿过挤满了街坊邻居的院子，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溜到屋里上了炕。妈妈连忙点火烧饭，红红的火苗映照着她那两排洁白的牙齿。妈妈在笑哪！——可是为什么她还不停地擦眼泪呢？

院子里人们又说又笑，好不热闹。我想跑出去听听，又不愿意出去。我用手指在窗纸上撕开一个洞洞，想从这里偷偷地瞧瞧爸爸。人们把他团团围在中间，我看不见，只听得他用一种外省口音说：“鬼子来了光跑也不行，跑到哪里是个头儿……”

“对呀！”有几个人点着头说，“你闯南走北的见过世面，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依我说，咱们的地盘就得咱们来守，指望中央军白搭。只要咱们老百姓心齐，中国就有救……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有道理！”

人们轻声地说着。

有位老爷爷挤进去扯开大嗓门问：“小妮她爸，你在

外面做的什么买卖？赚了多少钱？”

爸爸只轻轻地笑了两声。

邻居们逐渐散去，当妈妈把最后一个客人送出门口的时候，夜已经很深了。

爸爸进屋来了，我忙躺下假装睡觉，从手指缝里偷偷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妈妈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饭，紧跟在他后面问：“饿了吧？”

爸爸把饭碗推向一边，说：“不饿！”

妈妈把头发掠了掠，坐在爸爸对面，轻声地说：“你一去八九年，不往家写封信，我还真当你‘没有’了呢。听人家说，你当了红军，还说你叫官府抓住下了大狱……我不信。”

爸爸微微一笑，反问道：“为什么不信？”

“这么说，都是真的？”妈妈眼里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。

爸爸深沉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不行啊，咱们庄户人家怎么能干那种事！”妈妈忙拉着爸爸的手说，“以后再别出去啦，死活好歹咱们在一起。”

爸爸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怎么，留不住你呀？”妈妈几乎是用恳求的声调说，

“孩子她……她不能没有爸爸啊！”她用手捂着脸低声啜泣起来。

我的眼泪也从指缝里往外流。心想：这个爸爸真不好，一来家就惹妈妈伤心。他自己呢，一滴眼泪也不掉。

过了好大一会，爸爸才说：“我知道你和孩子在家受苦受累。可是你得明白，为了穷人世代代不再受欺压，我不能老待在家里。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组织游击队打鬼子……”

妈妈抬起头来，手托着腮听着爸爸的话。

我看到爸爸那双大眼睛里闪射着火花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火花。

啊，这是个什么样的爸爸呀！

二

第二天，我醒来一看，爸爸已经变样了。破衣裳换下来了，长头发剃短了，在刮光胡子的嘴角下面露出了一个绿豆大的小黑痣，比昨天的那个爸爸好看多了。可是我仍旧不喜欢他，还有点怕他。

他看我醒了，朝我笑笑，说道：“小妮子，咱们来认识认识吧！”

我才不和你认识哩！

我穿上衣裳，下炕帮妈妈拿柴禾去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总是朝我笑。他那双眼睛象是专门为了笑才长到脸上似的。我故意把眼皮耷拉下来，心想：谁和你笑？昨天晚上尽惹妈妈伤心，还以为我不知道哪！

家里突然多出一个人来，挺碍眼，吃饭也不自在。妈妈倒是又说又笑的。爸爸俨然是一家之主的样子，还说往后要教我念书识字哩。

自爸爸回家来，村里的叔叔大爷们常来找他说长道短。不几天，外村的人们也来和他商量事。他总是不停地和别人说呀说呀，有时说得连吃饭都忘了。对我呢？除了笑笑，一句话也没有。我看，爸爸眼里根本没有我。

这些日子，鬼子、汉奸们经常从城里到四乡烧杀祸害人，村里的人个个提心吊胆。爸爸很少在家。只要他不在，我就象撒欢儿的小马驹，愿蹦愿跳由着我。爸爸在家，我不敢称霸为王。妈妈刚巧和我相反，他一出门，妈妈就心神不安，连干活的心思都没有了。

这天爸爸又要出门。妈妈把草帽递给他，嘱咐他路上多加小心，中午早些回来吃饭。

爸爸说了声“误不了”，就走了。

太阳走到正南，妈妈坐不住了，一会儿到门口等，一会儿到村头看，直盼到太阳偏西还不见爸爸的影子。妈妈急得转来转去。我的肚子饿得直叫，就对妈妈说：“妈

呀！别等他啦，咱们吃饭吧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妈妈生气地说，“八九岁啦，连声爸爸也不叫，他呀他的，哪有你这样的孩子！”

我使劲把嘴一噘，说：“再不吃飯，我就要饿死啦。”

妈妈塞给我一个窝窝头，说：“你呀，什么时候才懂事。”

半夜里，爸爸回来了，妈妈笑了。可是就在这天夜里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：

爸爸刚刚睡下，几个拿枪的汉奸破门而入，把爸爸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。他们说爸爸是“共产八路”，要抓到城里坐牢受审。妈妈上前去求情，被汉奸踢倒在地。我上去拉，也挨了一脚。

爸爸喝住我说：“小妮子，快照顾妈妈，别管我。”

眼看着爸爸被抓走了。

妈妈从地上爬起来，连夜跑出去求人帮忙。那些有“面子”的人家看见妈妈，老远就把大门关上，穷苦的婶子大娘们只能陪着妈妈落泪。不久，妈妈病倒了，滴水不入。

家里就象阴雨的天空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欢乐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爸爸对我们来说比我想的重要得多。

我把家里仅有的一瓢高粱面做了几个窝窝头，端到妈妈面前，妈妈说要等爸爸回来吃。邻居大娘送来几个

鸡蛋，妈妈也说等爸爸回来再炒。

我看到妈妈蜡黄的脸，心里难过极了，就说：“你什么都要等他回来吃，他要老不回来呢，你还能老不吃饭？”

妈妈气得发抖，两眼火辣辣地看着我说：“死妮子，你好话不会说呀？”

我真没想到妈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委屈地哭着说：“人家是怕你饿坏了才这么说的……”

妈妈颤抖着两手，把我拉到怀里，轻轻地说：“傻妮子，爸爸是干大事的。他现在不知死活，妈心里烦。”

妈妈摸着我的头，眼泪直往下掉。

黑夜静悄悄地来了。本来就有些昏暗的小屋，此刻变得更加昏暗了。窗外秋虫啾啾地叫着，越加使这寂静的秋夜变得凄凉了。

半夜，有人爬进院墙，敲着窗子说：“大嫂，大哥已经逃出来了。”

妈妈惊醒了，小声问道：“你是哪家的好兄弟？”

只听“噗通”一声，那人越墙走了。

妈妈使劲搂着我，喃喃地说：“谢天谢地！”

天刚亮，妈妈起身梳头洗脸，换上她那件天蓝色的褂子，高兴地说：“小妮子，快扶我到院子里走动走动，十多天没见太阳啦。”

湛蓝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棉絮似的白云。秋风轻

轻地掠过屋前，卷走了几片落叶。屋檐下两只小燕子叽叽地叫着，用警惕的眼睛看着妈妈。妈妈朝它们笑笑，说道：“飞吧！飞吧！别怕！”

小燕子好象听懂了妈妈的话，慢慢地飞起来了。它们飞飞停停，大概是力气不足吧！

又是一阵凉风吹来，妈妈打了个寒战。她站起来要进屋去，还没挪步，门外闯进来一群鬼子和汉奸。他们一齐用枪指着妈妈的心窝说：“八路婆，把你的男人交出来！”

“人不是早叫你们抓走了吗？”妈妈脸上的表情既不害怕，又不生气，可是她的手紧紧地攥着。

汉奸鬼子们进屋翻腾了一阵，没找到爸爸。一个满脸胡子的鬼子用刺刀顶着妈妈的胸膛说：“不交出人来，叫你死。”

妈妈咬紧嘴唇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汉奸鬼子们气得象发了疯似地乱骂。那个满脸胡子的鬼子再三逼问妈妈，妈妈还是一声不吭。鬼子大吼一声，端着刺刀向妈妈身上刺过来。我赶紧过去扶，和妈妈一起倒在地上了。妈妈胸前的鲜血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来。

我放声大哭。

妈妈用手捂着胸口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妮子，你……飞吧！……”

“妈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！”